皕宋樓藏書志

皕宋樓藏書志卷二十三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史部

別史類

汲冢周書十卷　陳仲魚校宋本

晉孔晁注

汲冢周書十卷　元刊本　王述菴舊藏

晉孔晁注

古書之存者六籍之外蓋亦無幾汲冢周書其一也其書十卷自度訓至于器服凡七十解自

敘其後爲一篇若書之有小序同孔晁爲之註
晉太康中盜發汲郡魏安釐王冢而得之故繫
之汲冢所言文王與紂之事故謂之周書劉向
謂是周時誓告號令孔子刪錄之餘班固藝文
志亦有其篇目司遷記武王伐紂之事正與此
合然則兩漢之時已在中祕非始出於汲冢也
觀其屬辭成章體製絕不與百篇相似亦不類
西　文字是蓋戰國之世逸民處士之所纂緝
以備私藏者性命道德之幾微文武政教之要
略與夫謚法職方時訓月令無不切於修已治

人雖其閒駁而不純要不失爲古書也郡太守劉公廷榦好古尤至出先世所藏命刻板學宮俾行于世上不負古人之用心下得以廣諸生之聞見其淑惠後人不旣多乎至正甲午冬十一月四明後學黃玠謹志

夫子定書爲百篇矣孟子於武成取其二三策謂血流漂杵等語近於誇也今所謂汲冡周書者中多誇詡之辭且雜以詭譎之說此豈文武周公之事而孔孟之所取哉然其閒畏天敬民尊賢尚德古先聖王之格言遺制尙多有之至

於時訓明堂記禮者之所采錄克殷度邑司馬遷之所援據是蓋有不可盡廢者晉狼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其語今見之篇中此吾夫子未定之書也漢蕭何云周書曰天予不取返受其咎此則夫子既定之後而書無其語意者其在逸篇乎其後班固志藝文書凡九家有周書七十一篇劉向云周時誥誓號令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也以兩漢諸人之所纂記推之則非始出於汲冢也明矣惜乎後世不復貴重文字日就舛訛予始得本於李巽巖家

脫誤爲甚繼得陳正卿本用相參校修補頗多

其間數篇倘有不可句讀者脫文衍字亦有不

容强解者姑且刻之俟求善本更加增削庶使

流傳以爲近古之書云嘉定十五年夏四月十

一日東徐丁黼謹識

案此元至正刊本每頁二十行每行二十字小

字雙行黃玠四明人寓居吳興著弁山小隱吟

錄卷首有王𧙗之印白文方印述菴朱文方印

靑浦王侍郎舊物也

踐阼篇集解一卷 元刊元印本

宋浚儀王應麟伯厚甫撰

有周盛時大訓在西序河圖在東序三皇五帝之書外史掌之丹書蓋前聖傳心要典也學記正義謂赤雀所銜丹書乃尚書帝命驗讖緯不經之言君子無取焉武王銘十有七章蔡邕以爲十八章豈有缺文與大戴禮有盧辯注今列于前鄭康成所引黃太史所書攷其文之異者又采摭諸儒之說爲集解金匱陰謀載武王銘書附著于末至於虞箴飲歌見春秋內外傳夫以聖王治已養心表裏交正如此況學者可不

勉與有能左右瞷省朝夕習復若衞武公日誦抑戒之詩無有師保如臨父母庶其寡過矣乎因書以自儆柔兆淹茂歲孟陬王伯厚父謹識

建康實錄二十卷 影寫宋刊本

唐高陽許嵩撰

司馬子長善敘事古稱良史然班固嫌其疎略是非頗謬於聖人言論數篇以爲所蔽嵩述而不作竊思好古今質正傳旁採遺文始自吳起漢興平元年終于陳末禎明三年而吳黃龍已前雖引漢歷二十餘年其實吳之首事及晉平

吳太康之後三十餘年復涉西晉之年洎瑯瑘東遷太興即位元年始爲東晉首年東晉一十一帝一百二年而禪于宋宋八帝六十年而禪于齊齊七帝二十四年而禪于梁梁五帝五十六年而入于陳陳五帝三十三年止隋開皇元年陳建首號梁之末年梁稱元年齊之季年齊初即位宋之餘年則四家終始其用三年而吳四帝五十九年南朝六代四十帝三百三十一年通西晉革吳之年并吳首事之年總四百年間著東夏之事勒成二十卷名曰建康實錄其

六朝君臣行事事有詳簡文有機要不必備舉
若土地山川城池宮苑當時制置或互興毀各
明處所用存古跡其有異事別開觧不相屬則
皆注記以益見知使周覽而不煩約而無失者
也

江寧府嘉祐三年十一月開造建康實錄並案
三國志東西晉書并南北史校勘至嘉祐四年
五月畢工凡二十卷總二十五萬七千五百七
十七字計一十策

將仕郎守江寧府溧水縣主簿張庖民校正

登仕郎守江寧府句容縣主簿錢公瑾校正
將仕郎守江寧府右司理參軍曾伉校正　朝
奉郎試祕書省校書郎權江寧府節度推官熊
本校正　宣德郎守大理寺丞致仕充江寧府
府學教授趙鎮卿校正　朝奉郎尚書比部員
外郎通判軍府騎車都尉賜緋魚袋彭仲荀　能
圖閣直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軍府事
兼管內勸農使南昌郡開國伯賜紫金魚袋梅
摯
紹興十八年十一月　日荆湖北路安撫使司

重別雕印

監轄下班祗應荆湖北路安撫使司聽候差使韓彰　點檢下班祗應荆湖北路安撫使司主管文字高楫　校勘官左從政郎新荆門軍錄事參軍權安撫使司准備差遣王廓　校勘官右宣教郎荆湖北路安撫使司幹辦公事張允之　校勘官右通直郎荆湖北路安撫使司主管機宜文字万俟虚　右朝奉大夫添差荆湖北路安撫使司參議官趙遜　右朝請大夫荆湖北路安撫使司參議官周方平　左朝請郎

權發遣荆湖北路提點刑獄公事權荆南軍府事兼權本路安撫馬步軍都總管劉長　龍伸衛四廂都指揮使永州防禦使荆南軍府事兼管内勸農營田使主管荆湖北路安撫司公事馬步軍都總管王璋

隆平集二十卷　明翻董氏萬卷堂本

宋南豐曾鞏集

史官記錄其來尚矣雖六史異名職司殊事螭頭柱下操觚載筆爲記事之始蘭臺東觀稽文責寔爲勒撰之所至於研精覃思謔正得失權

輿綱紀之論總括經緯之條則必窮神於退食委蛇之閒夙興夜寐之際故凡爲是官者莫不家有註記自備討論豈不以事重體大君子之所盡心焉哉厥自遷固各有家學楊子山爲郡上計猶獻哀牢傳得詔詣蘭臺逌若陸賈魚豢張璠范曄亦復身非史職私撰國書由是言之一代成憲必資草剏於前博采羣言於衆逌能究當世之事備後王之鑑故知爲史之說皇朝太祖開運立極握符御天聖神相繼緝熙文明之治亮采惠疇官得其人通籍史館尤爲慎選

凡預論著皆命世大儒博學通識允所謂良史之才者也南豐曾鞏子固爲左史日嘗撰隆平集以進自太祖至于英宗五朝聖君賢臣盛德大業文明憲度更張治具之體文武廢置軍政大小之務郡縣戶口風俗貢職之目柴燎祠祀學校科選之設宰相百官降王外夷之事分門列傳凡一百六年爲書二十卷當時號爲審訂須付史館副存于家雖非正史亦草剏注記之流也世之學者前古之事靡不歷覽至于皇朝典故則往往不知其源或年代差舛或名號錯

誤事辭失據前後牴牾甚其所傳不審而外之故事雜錄各附闕見國史法禁世莫得聞每措紳之士文涉典故則含毫猶豫況於考者譜牒載述碑碣可使是非無準厚誣當時致惑來世今斯集所載五朝之事炳然在目曾大父淄王昔典宗正嘗授此書不敢藏祕庶幾宦學君子有所考質嗚呼觀皐陶益稷之言知帝堯帝舜之事學者豈不孜孜歟紹興十二年四月　日

淄國趙伯衛謹序

小史六十卷　元刊纖字本

宋蘇轍撰

自序

後序

古史六十卷 明刊十行二十一字本

宋蘇轍撰

自序

後序

古史六十卷 明刊十行二十字本

宋蘇轍撰

自序

後序

焦竑序 萬歷壬子

孫如游序 萬歷壬子

通志二百卷 元至治刊本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夾漈先生通志包括天地陰陽禮樂制度古今事實大無不備小無或遺是集繡梓於三山郡庠亦旣燬之天府藏之祕閣然北方學者猶未之見予叨守福唐洪惟文軌會同斯文豈宜專美一方適募僚屬仍捐已俸稟之省府摹補五

十部散之江北諸郡嘉惠後學孰而復之若伐薪於林探丸於穴信手而得用以輔佐清朝參贊化育豈云小補倘博雅君子同予志者益廣其傳是所願望至治二禩壬戌夏五郡守可堂吳繹書于三山郡齋

通志書宋先儒夾漈鄭先生樵所述也天啟文運皇元肇興爰命臣工勤諸三山郡學雖經呈進而北方學者槩不多見予叨承宣命來守是邦謹捐己俸暨諸同寅徵工印造此書關發中原諸郡庠庶遠近學者見聞均一凡我同志幸

相與成之

右伏以聖世開太平合四海同文同軌先儒作通志亘千載異人異書事無大小之遺義貫精粗之一探衆誌之幽賾爲羣史之會歸皇王帝霸道可得聞天地人物名無不備理亂安危之異轍正邪媺惡之殊方凡幾年大集厥成示歷代加指諸掌慨載籍猶斷編之不續此一書若貫珠之相聯雖南閩久已刊行而北方尚未多見欲全編之徧及豈獨力之能爲洞貫古今可束諸子百家於高閣式彰聲教庶儷四書六籍

於清朝謹疏至治元年五月日疏福州路總管

可堂吳繹題

至治二年九月印造

東都事略一百三十卷　宋刊配明覆本

宋承議郎新權知龍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管

界沿邊都巡檢使借紫臣王偁上進

翰林學士正奉大夫知制誥兼侍講兼修國史

洪邁劄子奏臣切謂國家史冊雖本於金匱石

室之藏然天下遺文軼事散落人間寔賴山林

博洽之士廣記備言上送有司以為汗青之助

臣比以猥瑣下材承乏四朝文院翫歲引日僅
能奏篇既蒙聖恩策其褒稱寸長褒進崇秩於
此有人焉蓋嘗展施功緒卓然成勞臣若隱而
不言掠人之功以爲已力揆之心顏安所置愧
敢以龔敦頤王偁姓名冒聞宸扆彰顯者和州
布衣也其曾祖原昔爲泰陵寔錄院官故其家
藏書念元祐黨籍諸臣及建中上書等人多表
表立名節經崇寧禁錮靖康流離子孫不能盡
存平生施爲浸不可考故慨然屬意訪求缺遺
遂成列傳譜述一百卷凡名在兩籍者三百九

人而書於編者三百五其不可得而詳者四人
而已稱之父賞在紹興中亦為寔錄修撰偁承
其緒餘刻意史學斷自太祖至于欽宗上下九
朝為東都事略一百三十卷其非國史所載而
得之於旁搜者居十之一皆信而有證可以據
依臣之成書寔於二者有賴乾順舉進士不第
今為不理選限登仕郎偁今以承議郎知龍州
欲望聖慈鑒二人鉛槧之勤特加甄錄以為學
士大夫之勸臣不勝昧死皇恐俟命之至取進
止三月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王偁除直祕閣

龔敦頤特補上州文學

告詞曰敕承議郎新差權知龍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兼管界沿邊都巡檢使賜緋魚袋王偁弓治之子猶思繼承其業矧貴而爲士者哉爾敏識多聞儒林之秀惟乃父習知今事長於敘述而能克紹先知論次舊聞裒上成編有補太史顯揚之望蓋不孤矣道山寓直斯文有光其欽若于殊寵可特授直祕閣依前承議郎差遣賜如故

臣偁言伏奉告命除臣直秘閣者旨謬述一經冒

徹宸旒之遠謨膺再命躡陞芸閣之華省已兢
惶荷恩深厚臣倆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
賦才穴瑣受學空疎蚤結髮於荐紳粗服膺於
簡策未聞儒者之六藝安有史官之三長念昔
先臣少登鼎甲忝甘泉之侍從陪南渡之衣冠
曾與編摩肆掌書命臣猥名牛馬之下走敢謂
箕裘之故家鬬詩禮以僅傳撫簞瓢而無恙冥
搜故寔坐閱歲時亹亹記錄之多寖寖編秩之
廣念食芹而甚美亟抱璞以直前上祈折衷於
聖人下將以俟於君子曲荷帝心之善貸驟加

儒館之清名幸則已多報於何有此蓋伏遇皇
帝陛下睿謨天錫聖學日新事深鑒於本朝政
若稽於先烈宏遠之度同符於藝祖忠厚之澤
合德於仁宗前事誠後事之師家法乃治法所
出致茲誉擢亦與甄收臣敢不博采舊聞仰酹
洪造不與校讐之列夢長到於石渠遠瞻咫尺
之威心日馳於魏闕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
營之至謹奉表陳謝以聞臣俯誠惶誠恐頓首
頓首謹言十月日承議郎直秘閣權知龍州軍
州兼管內勸農事兼管沿邊都巡檢使借紫臣

王偁上表

案目後有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許覆版木記每頁二十四行每行二十四字版心間有字數覆本即從此出

東都事畧一百三十卷 明覆宋本

宋承議郎新權知龍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管界沿邊都巡檢使借紫臣王偁上進

洪邁劄子

告詞

王偁進表

刊版木記

契丹國志十七卷 舊抄本

宋葉隆禮撰

葉隆禮進表 淳熙七年

慈溪黃氏日鈔分類古今紀要十九卷古今紀要逸編一卷 舊抄本 小山堂舊藏

宋慈溪黃震東發著

元祕史十五卷 影寫元刻本 勞季言舊藏

不著撰人名氏

揅經室外集元祕史十五卷不著撰人名氏其

紀年以鼠兒兎兒羊兒等不以支干蓋即國人所錄明黃虞稷千頃堂書目著錄十二卷明文淵閣書目字字號云元祕史一部五册又一部同又云祕史續稿一部一册又一部同並闕佚之本此依舊鈔影寫國語旁譯記元太祖太宗兩朝事迹最爲詳備案明初宋濂等修撰元史急于蕆事載籍雖存無暇稽求如是編所載元初世系孛端叉兒之前尚有一十一世太祖本紀述其先世僅從孛端叉兒始諸如此類并足補正史之紕漏雖詞語俚鄙未經修飾然有資

考證亦讀史者所不廢也
元太祖剏業之主也而史述其事迹最疏舛惟
祕史敘次頗得其實而其文俚鄙未經詞人譯
潤故知之者尠良可惜也元之先世譜系史亦
缺畧據祕史乃知太祖之大父葛不律始自稱
合罕史稱葛不律寒寒當爲罕方與它文一例
葛不律沒遺言以叔父之子俺巴孩代領其衆
是爲泰赤烏氏即史所稱咸補海罕也俺巴孩
爲金人所殺諸部又立葛不律之子忽都剌爲
合罕此皆元史所未詳也太祖少與泰赤烏有

隙爲泰赤烏所執欲殺之太祖伺守者隙逃去
鎖兒罕失刺匿之家乃得免鎖兒罕失刺者赤
老溫之父史既不爲赤老溫立傳而鎖兒罕失
刺之事亦不著於本紀亦闕漏之甚者也蔑兒
乞部故與烈祖有怨聞太祖在不兒罕山襲掠
之虜夫人宏吉刺氏太祖求救于克烈王罕王
罕資太祖兵與札木合兵擊之悉收其所掠
太祖遂與札木合合營札木合者太祖之疏屬
太祖幼時同嬉戲稱安答者也居歲餘札木合
復疑之乃乘夜去諸部多棄札木合從太祖者

遂議立太祖爲成吉思合罕紀皆不書而忽書陛下搠只與札木合部人構怨一事繫于帝方幼冲云云之下此大誤也當太祖幼時勢甚微弱賴王罕札木合二人假以徒衆羽翼漸成始立名號紀但云丙寅歲羣臣上尊號曰成吉思皇帝不知成吉思罕之號蓋已久矣其後遣使詣靑按彈火察兒等謂昔者吾國無主汝等推戴吾爲之主者正指此事也先稱合罕者一部之主後稱皇帝乃爲羣部之主豈可畧稱罕一節而不書乎紀又云哈答斤部散只兀部朶魯

班部塔塔兒部宏吉剌部闊乃蠻泰赤烏敗皆不自安會于阿雷泉斬白馬爲誓欲襲帝及王罕宏吉剌部長迭夷恐事不成潛遣人告變帝與王罕逆戰于盃亦烈川大敗之其下文又云宏吉剌部欲來附哈撒兒不知其意往掠之於是宏吉剌歸札木合部與朶魯班亦乞剌思哈答斤火魯剌思塔塔兒散只兀諸部會於犍河共立札木合爲局兒罕盟于禿律別兒河岸誓畢驅士卒來侵抄吾兒知其謀以告帝帝即起兵逆戰破之札木合脫走宏吉剌部來降據祕

史則此兩條本是一事當時從札木合者實有十二部立札木合爲罕將以拒王罕與太祖也而乃蠻泰赤烏之敗則在札木合等散去之後紀所書顚倒複沓皆不足據論次太祖太宗兩朝事迹者其必於此書折其衷與嘉定錢大昕跋

續後漢書四十二卷音義四卷影寫宋刊本

宋廬陵蕭常撰

進續後漢書表

周必大序慶元六年

續後漢書九十卷 文瀾閣傳抄本

元郝經撰 卷一年表闕

自序

馮良佐跋

皕宋樓藏書志卷二十三

皕宋樓藏書志卷二十四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史部

雜史類

國語二十卷　汲古閣毛氏影寫宋天聖明道本

吳韋氏解

自序

按末有明道二年四月初五日得眞本一行天聖七年七月二十日開印一行江陰軍鄉貢進士葛惟肖一行鎮東軍權節度掌書記魏庭堅

一行汲古本即黃氏士禮居刊本所祖也

國語二十一卷　宋刊本　孫慶增舊藏

吳韋氏解

自序

案此南宋官刊本每頁二十行每行二十字小字雙行版心有字數及刻工姓名卷中有盧山孫仲孝維考藏圖書朱文方印主司巷人家朱文長印讓字缺筆蓋孝宗時刻本也明弘治覆本行款同惟字體粗惡耳

國語二十一卷　明宏治覆宋本

吳韋氏解

自序

李士實序　弘治十五年

國語補音三卷　宋刊本

宋宋庠撰

敘錄

案此南宋官刊本行款與國語同

國語補音三卷　明宏治刊本

宋宋庠撰

敘錄

鮑氏國策十卷　明嘉靖仿宋本

宋縉雲鮑彪校注

國策史家流也其文辯博有煥而明有婉而微有約而深太史公之考本也自漢稱爲戰國策雜以短長之號而有蘇張縱橫之說學者諱之置不論非也夫史氏之法具記一時事辭善惡必書初無所決擇楚曰檮杌書惡也魯曰春秋善惡兼也司馬史記班固漢書有佞幸等列傳學者豈以是爲不正一舉而棄之哉矧此書若張孟談魯仲連發策之慷慨諒毅觸讋納說之

從容養叔之息射保功莫大焉越人之投石謀賢莫尙焉王斗之愛縠憂國莫重焉諸如此類不一皆有合先王正道孔孟之所不能違也若之何置之曾鞏之序美矣而謂禁邪說者固將明其說於天下則亦求其故而爲之說非此書指也起秦迄今千四百歲由學者不習或衍或脫或後或失次故肖立半字時次相糅劉向已病之矣舊有高誘注既疎略無所稽據注又不全浸微浸滅殆於不存虖於是考史記諸書爲之注定其章條正其衍脫而存其舊愼之也地

理本之漢志無則鈌字訓本之說文無則稱猶

雜出諸書亦別名之人姓名多不傳見欲顯其

所說故纍之一國亦時有論說以溺宣教化可

以正一史之謬備七略之鈌於之論是非辯得

失而考興亡亦有補於世紹興十七年丁卯仲

冬二十有一日辛巳冬至縉雲鮑彪序

曾鞏序

彪校此書四易稿而後繕寫已巳仲春重校始

知東周策嚴氏之賊陽竪與焉爲韓策嚴遂陽

竪也先哲言校書如塵埃風葉隨埽隨有豈不

信哉尚有舛謬以俟君子十一日書

庚午　晦重校脫誤猶數十處此書手所撰次書也而若此是以知校正之難也括蒼鮑彪書

李文叔書後

王覺題後

戰國策十卷　元至正刊本　陸敕先舊藏

宋縉雲鮑彪校注元東陽吳師道重校

皇帝聖旨裏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平江路守鎮分司准司官僉事伯顏帖木兒嘉議牒嘗謂著書立言乃儒者之能事闡幽顯善實風憲

之良規事有干於斯文迹宜承於來世切覩戰國策乃先秦故書羣經之亞記事之首辭極高古字多舛訛在漢則劉向校定高誘爲註已病其錯亂相糅宋則曾鞏鮑彪再校重注用意益勤爲說各異讀者病焉故禮部郎中吳君師道憫是書之靡定懼絕學之無聞參考諸書折衷衆說存其是而正其非闕其疑而補其略使當時之事蹟文義顯然明白如指諸掌其有益於來學也功亦大矣然而簡帙既繁抄錄莫便匯録諸梓㠯傳于時煩爲移牒平江路於本路儒

學贍學錢糧內命工刊行以廣其傳爲此牒請
照驗施行准此憲司今將校注戰國策隨此發
去合行故牒可照驗委自本路儒學教授徐震
學正徐昭文學錄郝經不妨學務提調校勘命
工刊鋟合用工價通行除破開牒稽考先具不
致違悞依准牒來須至牒者　牒件今牒平江
路總管府照驗故牒至正十五年六月二十一
日牒

劉向序

曾鞏序

鮑彪序

先秦之書惟戰國策最古文最訛舛自劉向校定已病之南豐曾鞏再校亦疑其不可考者後漢高誘爲注宋尚書郎括蒼鮑彪詆其疎略繆妄乃序次章條補正脫誤時出已論說其用意甚勤愚嘗並取而讀之高氏之疎略信矣若繆妄則鮑氏自謂也東萊呂子大事記閒取鮑說而序次之世亦或從之若其繆誤雖未嘗顯列而因此考彼居然自見遂益得其詳焉蓋鮑專以史記爲據馬遷之作固采之是書不同者當

互相正史安得全是哉事莫大於存古學莫善於缺疑夫子作春秋仍夏五殘文漢儒校經未嘗去本字但云某當作某某讀如某示謹重也古書字多假借音亦相通鄭直去本文徑加改字豈傳疑存舊之意哉比事次時當有明徵其不可定知者缺焉可也豈必彊爲傅會乎又其所引書止於淮南子後漢志說文集韵多據彼書之見聞不問本字之當否史注自裴徐氏外索隱正義皆不之引而通鑑諸書亦莫考袠陋如是其致誤固宜顧乃極詆高氏以陳賈爲孟

子書所稱以代燕爲齊宣用是發憤更注不思
宣王伐燕乃孟子明文宣閔之年通鑑謂史失
其次也鮑以赧王爲西周君而指爲正統此開
卷大謬不知河南爲西周洛陽爲東周韓非子
說秦王以爲何人魏惠王盟日里以爲他事以
魯連約矢之書爲後人所補以魏幾鄢陵爲人
名以公子牟非魏牟以中山司馬子期爲楚昭
王卿此類甚多尚安得譏高氏哉其論說自謂
翊宣教化則尤可議謂張儀之詐齊梁爲將死
之言善周人詐以免難爲君子所恕張登狡猾

非君子所排蘇代之詘爲不可廢陳軫爲絕類離羣蔡澤爲明哲保身聶政爲孝欒羊爲隱忍君王后爲賢智婦人韓幾瑟爲義嗣衞嗣君爲賢君皆悖義害正之甚者其覩名物人地之差失又不足論也鮑之成書嘗紹興丁卯同時剡川姚宏亦注是書云得會稽孫朴所校以閣本標出錢藻劉敞校字又見晉孔衍春秋後語參校補注是正存疑具有典則大事記亦頗引之而世罕傳知有鮑氏而已近時浚儀王應麟嘗斥鮑失數端而廬陵劉辰翁盛有所稱許以王

之博洽知其未暇悉數而劉特愛其文采他固弗之察也呂子有云觀戰國之事取其大旨不必字字為據蓋以游士增飾之詞多夸重以誑也　因鮑注正以姚本參之諸書而質之大事記存其是而正其非庶幾明事蹟之寔求義理之當焉或曰戰國策者六經之棄也子深辨而詳究之何其戾鮑彪之區區又不足攻也夫人患理之不明耳知至而識融則異端雜說皆吾進德之助而不足以為病也曾氏之論是書曰君子之禁邪說者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皆

知其不可爲然後以禁則齊以戒則明豈有取焉爾是非之在人心天下之公也是雖芻蕘不遺非雖大儒必斥黜何擇於鮑氏哉特寡學識闒謬訛復恐類之世之君子有正焉固所願也

泰定二年歲乙丑八月日金華吳師道序

國策之書自劉向第錄逮南豐曾氏皆有序論以著其大旨向謂戰國謀士度時君所能行不得不然曾氏譏之以爲惑流俗而不篤於自信故因之推言先王之道聖賢之法而終謂禁邪說者固將明其說於天下其論正矣而鮑氏以

爲是特求其故而爲之說者策乃史家者流善惡兼書初無決擇其善者孔孟之所不能違若之何置之鮑之言殆後出者求備邪夫天下之道王伯二端而已伯者猶知假義以爲名仗正以爲功戰國名義蕩然攻劚併吞相詐相傾機變之謀唯恐其不深捭闔之辭惟恐其不工風聲氣習舉一世而皆然問有持論立言不戾乎正殆千百而一二尒若魯仲連蓋絕出者然其排難解紛抗慨激烈每因事而發而亦未聞其反正明本超乎事變之外也況其下者乎當是

之時本仁祖義稱述唐虞三代卓然不爲世俗之說者孟子一人而已求之是書無有也荀卿亦宗王者今唯載其絕春申之書而不及其他田子方接聞孔氏之徒其存者僅僅一言又何略於此而詳於彼邪史莫大於春秋春秋善惡兼書而聖人之心則欲寓褒貶以示大訓是書善惡無所是非而作者又時出所見不但記載之爲談季子之金多位高則沾沾動色語安陵嬖人之固寵則以江乙爲善謀此其最陋者夸從親之利以爲秦兵不出函谷十五年諸侯二

十九年不相攻雖甚失是不顧也厠雅於鄭則音不純置薰於蕕則氣必奪善言之少不足以勝不善之多君子所以舉而謂之邪說者蓋通論當時習俗之敝舉其重而名之也近代晁子止書志列於縱横家亦有見者且其所列固有忠臣義士之行不係於言者而其繼春秋採秦漢載其行事不得而廢曾氏固已言之是豈不知其爲史也哉竊謂天下之說有正有邪其正焉者主于一而其非正者君子小人各有得焉君子之於是書也考事變究情僞則守益以堅

知益以明小人之於是書也見其始利而終害
小得而大喪則悔悟懲創之心生世之小人多
矣固行未嘗知是書而其心術行事無不合者
使其得是書而究之則將有不爲者矣然則所
謂明其說於天下爲放絕之善者詎可訾乎至
正初祖仁始登史館而東陽吳君正傳寔爲國
子博士吳君之鄉則有王文憲何文定金文安
許文懿諸先生所著書君悉取以訓諸生匡末
學後君歸丁母艱病卒祖仁亦嘗聞君校注國
策考覈精甚而惜未之見也今季夏浙西憲掾

劉瑛廷修隨僉憲伯希瀕公來按吳郡一日貽君所校策來言曰正傳吾故人今已矣不可使其書亦已吾嘗有請於僉憲公取於其家且刻梓學宮君宜序之幸毋辭祖仁竊惟古之君子其居家也本諸身其居官也本諸家其訓人也本諸已其安時也本諸天文其餘也而況於言乎是故不以言爲上而後之爲言者莫能上也不以計爲高而後之爲計者莫能高也周衰列國兵爭始重辭命然猶出入詩書援據遺禮彬彬焉先王流風餘韵存焉壞爛而莫之存者莫

甚於戰國當時之君臣惴惴然惟欲强此以弱彼而遊談馳騁之士逆探巧合强辨深語以鬭爭諸侯矜貴妻子雖其計不可行言不可踐苟有欲焉無不售也苟有隙焉無不投也卒之諸侯不能有其國大夫不能有其家而蘇秦之屬不旋踵勢敗而身僨由此觀之非循末沿流不知其本故耶是策自劉向校定後又校於南豐曾鞏至括蒼鮑彪病高注疏謬重定序次而補缺删衍差失於專時有議論非悉於正故吳君復據剡川姚宏本參之諸書而質之大事記以

成此書其事覈而義正誠非能比古書之存者希矣而諸儒於是書校之若是其精者以其言則季世之習而其策則先秦之遺也予何幸得觀吳君此書於身後且知其所正者有所本而又嘉劉掾不以死生異心而卒其志也故不復辭而爲之序至正十五年六月後儀陳祖仁序

李文叔書後

王覺題後

孫元忠書閣本後記劉原父語

姚宏題紹興丙寅

頃歲予辨正鮑彪戰國策注讀呂子大事記引
剡川姚宏知其亦註是書考近時諸家書錄皆
不載則世罕有書者後得於一舊士人家卷末
載李文叔王覺孫朴劉敞語其自序云嘗得本
於孫朴之子懋朴元祐初在館中取南豐曾鞏
本參以蘇頌錢藻劉敞所傳併集賢院新本上
標錢劉校字而姚又會稡諸本定之每篇有異
及他書可正者悉註于下因高誘註間有曾續
簡質謹重深得古人論撰之意大與鮑氏率意
竄改者不同又云訪得春秋後語不爲無補蓋

晉孔衍所著者今尤不可得尙賴此而見其一二詎可廢邪攷其書成當紹興丙寅而鮑註出丁卯寔同時鮑能分次章條詳述註說讀者眩於浮文往往舊稱道之而姚氏殆絕無足怪也宏字令聲令畤伯聲甫待制舜明廷輝之子爲刪定官忤秦檜死大理獄弟寬令威憲令則皆顯于時其人尤當傳也余所得本背紙有寶慶字已百餘年物時有碎爛處旣據以校鮑誤因序其說于此與時當廣傳寫使學者猶及見前輩典則可仰可慕云至順四年癸酉七月吳師

道藏

右戰國策隋經籍志三十四卷劉向錄高誘註止二十卷漢京兆尹延篤論一卷唐藝文志劉向錄已缺二卷高誘註乃增十一卷延篤論時尚存今所傳三十三卷崇文總目高誘註八篇印本存者有十篇武安君事在中山卷末不詳所謂延篤論今亡矣其未曾經曾南豐校定者外誤尤不可讀其浙建原小本刊行者皆南豐所校本也括蒼耿氏所刊鹵莽尤甚宣和間得館中孫固孫覺錢藻曾肇劉敞蘇頌集賢院共

七本晚得晁以道本並校之所得十二焉如用埊悪字皆武后字恐唐人相承如此諸公校書改用此字殊不可解實苹作唐書釋武后用埊字云古字字見戰國策不知何所據而云然埊乃古地字又埊字見亢倉子鶡冠子或有自來至於悪字幽州僧行均作切韻訓詁以此二字云古文豈別有所見邪太史公所採九十三事內不同者五韓非子十五事說苑六事新序九事呂氏春秋一事韓詩外傳一事皇甫謐高士傳三事越絶書記李園一事甚異如正文遺逸

引戰國策者司馬貞索隱五事廣韵七事玉篇
一事太平御覽二事元和姓纂一事春秋後語
二事後漢地理志一事後漢第八贊一事藝文
類聚一事北堂書鈔一事徐廣註文選一事張
守節正義一事舊戰國策一事李善注文選一
事皆今本所無也至如張儀說惠王乃韓非子
初見秦書厲憐王引詩乃韓詩外傳既無古書
可以考證第歎息而已某以所聞見以爲集注
補高誘之亡云上章執徐仲冬朔日會稽姚宏書
右此序題姚寬撰有手寫附于姚注本者文皆

與宏序同特疏列逸文加詳考其歲月則在後乃知姚氏兄弟皆嘗用意此書覓所註者今未之見不知視宏又何如也因全錄著之左方以俟博考者吳師道識

括蒼刊本序曰余至括蒼之明年歲豐訟簡頗有文字之暇於是用諸郡例鏤書以惠學者念戰國策未有板本乃取家舊所藏刊焉是書訛舛爲多自曾南豐已云疑其不可考者今挨所藏且用先輩數家本參定以俟後之君子而已昔荀悅之遷都止齋戰國策曰天下要惟此書

而李權從秦宓借戰國策宓曰戰國從橫用之何爲蓋學者好惡之不侔如此夫是非取舍要當考合乎聖人之道以自擇要之此先秦古書其敘事之備太史公取以著史記而文辭高古子長實取法焉學者不可不家有而日誦之故余刊書以是爲首云紹興四年十月魯人耿延禧百順書

右修職郎司理參軍馬陞校勘左迪功郎兗州學教授趙湙校勘左朝散郎通判軍州事崔擢鄉龍圖閣直學士左朝奉大夫知軍州事耿延

稽

按卷三四五六後有至正乙巳前藍山書院山長劉鏞重校勘一行卷八九十後有平江路學正徐昭文校勘一行

戰國策十卷 元人覆刊至正本

宋縉雲鮑彪校注東陽吳師道重校

劉向序

曾鞏序

鮑彪序

吳師道序

陳祖仁序

李文叔書後

王覺題後

孫元忠書後

姚宏序

吳師道題

姚寬序

吳師道識

耿延禧序

案此元人覆至正平江本劉向序得有所息下

誤以鮑彪序故與亡云云寶入卷中有彝尊曾讀朱文長印竹垞老人朱文方印每頁二十行每行二十一字小字雙行大黑口

貞觀政要十卷元刊本

唐史臣吳兢撰

上貞觀政要表

自序

按此元刊細字本每頁二十六行每行二十四字小黑口與明刊相似

貞觀政要十卷明成化刊本

唐衛尉少卿兼修國史修文館學士吳兢撰

自序

夏有天下四百五十餘年商有天下六百三十餘年周有天下八百六十餘年三代以後享國之久唯漢與唐唐之可稱者三君而已太宗文皇帝身兼創業守成之事納諫求治勵精不倦其效至于米斗三錢外戶不閉故貞觀之盛有非開元元和之所可及而太宗卓然爲唐三宗之冠史臣吳兢類輯朝廷之設施君臣之問對忠賢之諍議萃成十卷曰貞觀政要事覈辭質

讀者易曉唐之子孫奉爲祖訓聖世亦重其書證備位經筵時嘗以是進講焉夫過唐者漢孝文之恭儉愛民可鏡也超漢者夏大禹之好善言惡旨酒可規也繼夏者商成湯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可師法也周監二代郁郁乎文文武之德旦奭之猷具載二南二雅周頌之詩召誥立政無逸之書義理昭融教戒深切率而由之其不止躋泰和景運之隆乎然譬之行遠必自邇譬之登高必自卑則貞觀政要之書何可無也庶士戈直考訂音釋附以諸儒論說又足闡

廣將來進講此書者之觀聽其所裨益豈少哉

前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吳澄

題辭

二帝三王之治後世莫能及者順人之道盡乎仁義也唐太宗以英武之資克敵如拉朽所向無前天下甫定魏鄭公力排封德彝之繆以仁義進雖太宗未能允蹈其寔有愧於修齊然四年之閒內安外服貞觀之治亦仁義之明效歟史臣吳兢類爲政要凡命令政教敷奏復逆詢謀之同審諤之異所以植國體而裕民生者赫

赫若前日事江右戈直集前賢之論以釋之翰林草廬吳公敘其首以屬於余值拜奎章召命道廣陵謀於憲使日新程公將有以廣其傳也程公慨然即以學廩之羨鋟諸梓嗚呼仁義之心亘古今而無間因其所已然勉其所未至以進輔於聖朝則二帝三王之治特由此而推之耳觀是編者尚勗之哉至順四年歲在癸酉正月辛卯前中奉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奎章閣大學士郭思貞書

貞觀政要者唐太宗文皇帝之嘉言善行良法

美政而史臣吳兢編類之書也自唐世子孫既
已書之屏帷銘之几案祖述而憲章之矣至於
後世之君亦莫不列之講讀形之論語景仰而
倣法焉夫二帝三王之事尚矣兩漢之賢君六
七作何貞觀之政獨赫然耳目之間哉蓋兩漢
之時世已遠貞觀之去今猶近遷固之文高古
尒雅而所紀之事略吳氏之文質樸該贍而所
紀之事詳是則太宗之事章章較著於天下後
世者豈非此書之力哉夫太宗之於正心修身
之道齊家明倫之方誠有愧於二帝三王之事

矣然其屈已而納諫任賢而使能恭儉而節用寬厚而愛民亦三代而下絕無而僅有者也後之人君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豈不交有所益乎惜乎是書傳寫謬誤竊嘗會萃衆本參互考訂而其義之難明音之難通字爲之釋句爲之述章之不當分者合之不當合者分之自唐以來諸儒之論莫不采而輯之間亦斷以已意附於其後然後此書之旨顧爲明白雖於先儒窮理之學不敢妄議然於國家致治之方未必無小補云後學臨川戈直謹書

御製序 成化 年

東觀奏記三卷 影寫宋刻本 淩麗生舊藏

(唐)史官右補闕裴庭裕(撰)

自序

東觀奏記一卷 舊抄本

(唐)史官右補闕裴庭裕(撰)

自序

五代史闕文一卷 黃蕘圃校本

(宋)翰林學士王禹偁撰進

自序曰臣讀五代史總三百六十卷記五十三

年行事其書固亦多矣然自梁至周君臣事迹傳於人口而不載史筆者往往有之或史氏避嫌或簡牘漏略不有紀述漸成泯滅善惡鑒戒豈不廢乎因補一十七篇集爲一卷皆聞於耆舊者也孔子曰吾述而不作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此其義也

五代史補五卷 黃蕘圃校本

宋 潯陽陶岳介立撰

自序曰五代之相承也其闕土則不廣享祚則非永干戈尙被於原野聲敎未浹於華夏雖唐

室名儒或有存者然俎豆軍旅勢不兩立故其史書漏落尤甚近年以來議者以國家誕膺寶命廓清區宇萬邦輻輳以入貢九流風動而觀政五代之書必然改作臣自惟援陋久居冗散一札詔下恐非秉筆之數因思自幼及長侍長者之座接通人之談至於諸國竊據累朝創業其閒事迹頗留尋究因書其所聞得百餘條均其年代爲之次序勒成五卷命曰五代史補雖同小說頗資大猷聊以備於闕遺故不拘於類例幸將來秉筆者覽之而已時皇宋祀汾陰之

後歲在壬子序
王明清揮麈餘話毋照裔貧賤時嘗借文選于
友游聞其人有難色發憤異日若貴當板以鏤
之遺學者後仕王蜀爲宰相遂踐其言刋之印
行書籍創見於此事載陶岳五代史補此編事
實雖散見諸書卷帙亦與序相符獨遺毋照裔
事想未爲全書或繕寫人手倦刪去抄本書最
患此病先公所收善本絕少每爲廢卷歎息甚
矣校勘之難也雍正三年八月武塘別墅徐駿
手跋

黃氏手跋曰甲戌冬孟以舊抄本校每頁十八行每行二十二字末有徐駿跋系手迹謂之徐本云老蕘

五代春秋一卷校抄本

宋尹洙撰

黃氏手跋曰甲戌十一月二十九日偶從坊間借得傳是樓黑格鈔本校之過抄本每頁二十二行每行二十字計十二番稍有異字較此新刻殊勝老蕘

中興禦侮錄二卷舊抄本

不著撰人名氏

松漠記聞二卷續一卷 明仿宋本

宋洪皓撰

先忠宣松漠記聞伯兄鏤板歙越遵來守建鄴又刻之暇日庋閱故牘得北方十有一事皆纔歲侍傍親聞之者目曰補遺附載於此乾道九年六月二日第二男資政　大學士左中大夫知建康府江南東路安撫使兼行宮留守遵謹書

襄陽守城錄一卷 舊抄本

閤門生忠訓郎鄂州都統司同副將特差兼京
西北路招撫使司準備差遣趙萬年編

思陵錄二卷 舊抄本

宋周必大撰

黃氏手跋曰校周益公全集及此種因憶藏舊
有鈔本無周某集卷第幾字樣或出于專本遂
取此本謄於所校本上用朱筆故此本閒有朱
筆抹者皆因彼以知此之誤也用乀者據彼所
有以知此所脫也不盡據彼校此者留此本面
目爾壬申四月朔復翁識

燕翼詒謀錄五卷 宋刻本

宋王栐撰

仰惟藝祖皇帝肇造區夏宏規遠畧傳之萬世太宗皇帝真宗皇帝仁宗皇帝嗣守丕基善繼善述凡所更張設施無非忠厚故深仁厖澤固結人心牢不可解雖中更新法多所更易其後封豕長蛇荐食上國而民以身徇國有死無二至有城破比肩甘手就戮無一降者其培植涵養深根固蒂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昔漢祖入關之初約法三章唐宗甫得天下定租庸調而漢

四百年唐三百年基業實本於此然漢祖歿而
呂氏用事唐宗亡而武氏革命孝文繼立能紹
先志景帝刻薄則又反是玄宗討亂復以肇亂
其眡皇朝列聖相繼卒代興而廣聲者萬萬不
侔矣人皆知罪熙豐以來用事之臣而不原祖
宗立國之本旨苟非規摹宏遠德澤深厚則其
効驗尚不能如漢唐之季何以再肇中興之基
夷攷建隆迄于嘉祐良法美意燦然具陳治平
以後此意泯矣今備述如後與識者商榷之以
稽世變云寶慶丁亥孟冬既望求志老　晉陽

王栐叔永書于山陰寓居求志堂中

稗官小說所載國朝典故多相矛盾故李公伯和質以國史爲典故辨疑一書凡諸家所載無一非妄幾於可以盡廢今所述無非攷之國史實錄寶訓聖政等書凡稗官小說悉棄不取蓋以前人爲戒也凡我同志議其妄論則可以爲謬誤則不可矣苟有以警教之則又幸也中滸日再書

太平治迹統類前集三十卷　舊抄本

宋彭百川撰

辛巳泣蘄錄一卷 舊抄本 鮑以文手校

宋從政郎蘄州司理權通判兼淮西制置司僉行廳司公事趙與褱編廸功郎蘄州黃梅縣主簿權錄事參軍兼僉廳陶時敘校勘

鮑氏手跋曰嘉慶辛未八月九日購於杭城積書堂書肆八月十二日閱于菜市橋舟次十四日舟過謝村校譍粗畢與二孫正字舟中看月至新墅始就睡十五日午刻抵家記

又曰壬申八月五日蘄水王根石先生以家藏本於七月十八日寄自湖北轉從令似溫州通

判署遣役齎到杭州省城是日　適又至郡接
到得悉勘此本之誤與去年得是本時止差三
日耳奇甚奇甚中秋泊舟汾湖張憶鱸宅岸取
二本重勘一過是夜月色皎潔憶鱸招余同長
孫正言泛舟黎里觀燈三鼓乃回不知二孫在
郡中見月思鄉否是月二十六日從王本三校
畢適山陰李柯溪先生過訪許助貲刊入叢書
又曰李誠之字茂卿東陽人舉鄉薦第一慶元
初釋褐授國子學錄

金國南遷錄一卷　舊抄本

金迪直郎秘書省著作郎騎都尉賜緋張師顏

錄

汝南遺事四卷　文瀾閣傳抄本

元王鶚撰

皕宋樓藏書志卷二十五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史部

詔令奏議類

唐大詔令集一百三十卷　舊抄本

宋宋敏求編　闕卷十四至二十四卷八十七至九十八凡二十三卷

唐大詔令集者先君宣獻公景祐中書第三所纂也先公以文章名世更內外制之選而朝廷典冊多以屬之及入陪宰政仁宗數面命撰

述於是有中宮冊文三后不遷及條列兵農置
暨親宅朝集院等詔儀務之際因裒唐之德音
號令非常所出者裒之末次甲乙未爲標識而
昊天不弔梁木遽壞小子不肖大懼失墜祕其
書於家篋者蓋有年矣僕射王文安公果以爲
問謂當垂世不朽乃緒正舊稿釐十三類總一
百三十卷錄三卷文安見許序而名之未果而
公薨治平二年先皇帝簡拔孤陋寘在西掖固
欲澡雪蒙滯而鑽仰羣製方籍寫成編會忤權
解職顧翰墨無所事窮取唐大詔令目其集而

弆藏之云熙寧三年九月晦右諫議大夫宋敏求謹序

宋大詔令集二百四十卷 舊抄本

不著編輯者名氏

郡齋讀書志曰皇朝大詔令二百四十卷宋宣獻公家所編纂也皆中興以前之典故嘉定三年李大異刻于建寧直齋書錄解題曰本朝大詔令二百四十卷寶謨閣直學士豫章李大異伯珍刻于建寧云紹興間宋宣獻公家子孫所編類也而不著其名始自國初迄於宣政分門

別類凡目至爲詳悉

張氏金吾曰是書裒集北宋詔令始建隆迄宣和分類編次曰帝統曰太皇太后曰皇太妃曰皇后曰妃嬪曰皇太子曰皇子曰親王曰皇女曰宗室曰宰相曰將帥曰軍職曰武臣曰典禮曰政事存者凡十七類每類又各分子目高文大冊眉列掌示炳炳烺烺亦可云制誥之淵海矣闕卷七十一至九十三又一百六至一百十五一百六十七至一百七十七共四十四卷又闕目錄卷一至一百十五

陸宣公中書奏議殘本二卷 宋刊細字本黃蕘圃舊藏

唐陸贄撰

按此南宋刊本存卷五卷六每葉二十四行行二十二字即百宋一廛賦所謂敬輿中書者也

注陸宣公奏議十五卷 元至正刊本

宋郎曄注

權德輿序

蘇軾進奏議劄子

郎曄進表 紹興二年

翠巖精舍刊版跋 至正甲午

張氏金吾曰前有紹興當作熙二年瞧進書表題銜稱廸功郎紹興　嵊縣主簿臣瞧不著姓按清波雜志曰煇友人鄭瞧晦之杭人嘗注三蘇文及陸宣公奏議投進元吳文正公集陸宣公奏議增注序曰因鄭氏舊注而加詳劉岳申申齋集曰宋紹興中有鄭瞧嘗注宣公奏議以此知爲鄭瞧也表後云紹興二年八月初七日進呈案表中有云恭惟至尊壽皇聖帝考淳熙十六年光宗受內禪尊孝宗爲至尊壽皇聖帝次年改元紹熙則興爲熙字之誤無疑

范文正公政府奏議二卷 元刊本

宋范仲淹撰

按目後有元統甲戌褒賢世家歲寒堂刊梁文方木記每葉二十四行每行二十二字版心有字數

范文正公政府奏議二卷 明刊本

宋范仲淹撰

琦嘗謂自古國家之治否生民之休戚係人不在天人或不然之今於文正范公然後知其說之勝或者不足疑而於教之有補也公以王佐

之才過人不世出之主竭忠盡瘁知無不爲故由
小官擢諫任危言鯁論建明規益身雖可絀義
則難奪天下正人之路始公闢之其後恤災南
方扞寇西垂贰機政陪宰席宏謀大策出入仁
義朝思夕慮條疏深切志欲膏澤中夏懾詟四
夷使我宋之基爲萬世不拔不幸經遠而責近議
大而合寡故其言格而未行或行而復沮者幾
十四五逮公之亡也聞聽所及莫不咨嗟感動
惜公所藴不克盡施於世甚則推諸天謂人謀
之不足爲也嗚呼公之所陳用於時者大則憂

丞圖小則萃衆弊爲不少矣其未用者今副橐所存爛然可究一旦朝廷舉而行之興起太平如指掌之易耳此天乎哉必在乎人而已矣次子寺丞君緝公遺文得奏議十七卷政府論事二卷以琦背帥西兵翊內樞與公並任而出處之與公同也俾序以冠其首夫以公之文武兼備乃埼王室朝野所論謂道之亨塞時之重輕孚繫公之用不用則其德業之著于天下也久矣惡假鄙文而後知哉但以忝繼僚舊飫公盛美義不敢讓且慰賢嗣之意云具位韓琦序

胡崧序　嘉靖辛酉

孝肅包公奏議十卷　明正統刊本

宋包拯著　本傳遺事

門生朝奉郎尚書職方員外郎知廬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事兼淮南西路屯駐駐泊兵馬鈐轄上騎都尉賜緋魚袋借紫張田題辭曰仁宗皇帝臨御天下四十年不自有其聖神明智之資善容正人延讜議使其謀行忠入有補於國卒大任以股肱者惟孝肅包公止爾或曰先朝任諫官御史多矣不四三年數至侍從近列然

類弗遂大用又多不得善名以去獨孝肅之進
終無他吝而天下不得異議者何哉曰包公一
舉甲科拜八品京官令大邑當是時同中第者
雖下流庸人猶數日月以望貴仕公拂衣去養
十年亡宦意其心亡他止知孝於親而爲得也
已而還朝天子器其才高行絜處之當路公上
裨帝闕下瘳民病中塞國蠹一本於大中至正
之道極乎是必乎聽而後已其心亦無他止知
忠于君而爲得也他人或才不勝任望不厭人
方且死黨背公挾憾復怨如鷙得搏若虺肆毒

顛墜於憔頓泯滅之地以甘其心此衆所以多不得善名以去公進無他者而天下不得異議也初公之歸養也至畢親喪方復仕嘗有詩云秀幹終成棟精鋼不作鈎卒踐其言而得大位美矣雖然愚謂非會仁宗皇帝至明上聖有不可惑之聦公欲必行其道于時難矣乎孔子有言邦有道危言危行坤之六二亦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此公所以逢辰也公薨後三年田守廬州盡得公生平諫草於其嗣子大祝君因取其大者列三十門凡一百七十一篇爲十卷恭

題曰孝肅包公奏議集遂紃諸家廟庶與其後嗣亡窮也公之事業始卒官閥遷拜有國史與天下公論在此不敢輒書云

孝肅包公名塞宇宙小夫賤隸類能談之第其平昔嘉謨讜論關國家大體者雖搢紳間或未盡聞廬江帥毗陵胡公彥國倅建安章公籍一日相與言曰此邦素多奇士如包公實間出也惜其後無顯人弗克爲之發揚因搜訪遺藁欲傳之爲不朽計有攝助教蘇林進曰林舊藏公奏議集十卷亡於兵火今淮差總司屬官徐公

修家有是本請往求之遂不遠數百里手抄以歸前所謂嘉謨讜論悉粲然在目矣帥倅得之喜曰兹可以廣吾志也迺俾祗若是正訛謬鏤板郡學且命錄公傳及祠記逸事附於末其好賢樂善之誠蓋如此不可以不識紹興二十七年九月望日左修職郎充廬州州學教授括蒼吳祗若書

右孝肅包公奏議十卷紹興間胡帥治廬以公本廬人並墓祠堂在焉命置板郡學艱難悉爲煨燼獨歲時蒸嘗之奉得不廢祀典淳熙元年

眘郡既肇新學宫別作公像迎致于東序懼其書之弗傳將敬募有時而息乃訪舊本於學正湯氏家敎授晉川吳公芸又從幕屬假番陽辛氏所藏補亡書七篇是正譌謬及遺脫計二百八十六字遂爲繕本鋟版以附新學或公之道未墜於地讀者必慕其爲人且以遺君子之鄉知名節取重於世尚友先烈庶幾乎遺風之不泯是番老區區建學刊書之意也夏五月書成合肥假守東平趙番老敬書其後

胡儼重刊序　正統元年

方正跋同上

張岫後序成化二十年

孝肅奏議十卷明嘉靖刊本

宋包拯著

張田題辭

胡崧序嘉靖乙卯

雷逵跋嘉靖三十四年

元城先生盡言集十三卷明刊本

宋劉安世撰

司馬温公與王介甫論儉廉介孝友文章爲天

下學士大夫所贈例然兩人所趣則大有不同其一人以正進其一人以術行介甫所學者申韓而文之以六經溫公所學者周孔亦文之以六經故介甫之門多小人而溫公之門多君子溫公一傳而得劉器之再傳而得陳瑩中介甫一傳而得呂太尉再傳而得蔡新州三傳而得章丞相四傳而得蔡太師五傳而得王太傅介甫學行使二聖北狩嗚呼悲哉器之在諫垣專攻王氏黨其扶持正道亦云切矣余雖不及參識其人讀其遺稿徒深慨嘆而已紹興丙子八

月日左奉議郎充祕閣修撰知溫州軍提舉學
事兼管內勸農使張九成序
先公昆傳天性嗜學於書無所不讀問之亦無
不知多聞強識自以進士貢則稱博洽元祐戊
辰以彭山令丁內艱歸寓饒邑時復制科即慨
然益蒐討舊學期以是舉進居三四年待問之
業悉備人未甚知亦不求知於人邑距京不百
里獨不一往或勸之曰聞從官往往薦所知未
剡者亦既許人左右無乃後乎先公笑而答
曰患不能爾會有知者久之至都城果如所聞

唯寳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劉公雖其人猶未舉也作書以謁一見稱獎乃錄所撰策論纔見則深愛之遂應詔舉焉明年甲戌改元紹聖時事更新公自鎮帥坐向所言事謫嶺外先公以是不與召試竊侍側每聞言知遇特達之意欲登其門悵不能也大觀戊子先公沒既踰歲竊扶其喪泝汴趨洛過永城聞公寓傳舍亟往見之與進甚厚以門人之子留飯譚諭亘遲因話及初除諫官時入白太夫人曰言責之任稱職實難依世吐茹則忝先人直道不回將蹈禍患

詒慈親憂方今孝治某無兼侍以親辭必得請辭之如何太夫人愀然曰是職也汝父平生修飭欲爲而不得者今朝廷命汝汝父之意伸矣第爲之萬一斥吾誓偕行慎無以吾撓汝素志某再拜受敎辭不獲命乃不固辭旣就職則遇事極言無所顧避以報異知及後被譴卽白曰高年適炎荒非便請留婦及孫以養某當携它子之貶所太夫人曰吾向許汝偕行臨事食言吾弗爲也且吾留則憂思益甚不如前邁死生命也避可得乎家人猶疑强勉慰其子爾從容

微伺之恬恬不異平日遇患難幾三年一夕無疾而終卒無悴怛之色嗚呼世徒知公正色立朝論議風節氷霜凜然蓋其母太夫人之賢如此雖傳記所載賢母烈婦又何以加諸絅以行述不果再造起立願聞治心行已之要公命之坐乃告之曰某少學溫公既擢第筮仕行有日即往別且丐一言終身行之溫公曰其誠乎吾平生力行之其後用之不可旣某曰行之何先溫公曰當自不妄語始絅服膺欽誦奉以周旋初猶勉强久乃安之凡所云爲無一不出於誠

者絢心識之願學為病未能也建炎丁未今上即祚睢陽絢時守壽春復召為給事中過同寮直舍傳公諫草盡言集者就觀之首見者德魁傳世所其賢者舉錯非是公必言之不少假或者甚之絢應之曰治已如公則可苟為不然必有躡其後而攻之者欲傳之未暇甲寅絢自會稽得請外祠來寓崑山公季子至叔以尚書郎職事繼至絢借盡言集則已為人所先矣獨得公所為文元城集二十卷且傳且讀躬自是正反復推驗以求公之志趣而則傚焉今至叔除

守海陵復來待次綱始求是集傳錄親校讀玩
再三備見所上章疏諷諭論列動繫國體諮訪
審訂咸有根據嚴而恕簡而不苛氣平守固辭
直事核皇皇乎仁義之說也大旨務在人主愼
微師古總攬綱柄輔臣協恭弼直杜絕阿私凡
百有位持身顧禮義莅官循法度如是而後已
則是書乃言官之模楷輔弼之龜鑑卿士大夫
之藥石綱觀其書則思其人思其人則誦其言
因憶曩昔致誠不妄之語無少不合故輒題其
集後并記親聞之說以見一話一言未嘗不根

於誠也憶先公出公之門十六年而後綯識其面又二十年而後見其櫫又十年而後得其全書家藏而時觀之景仰之心葢四十四年矣非特如是搢紳好事者多傳其書以爲師法方將盛行於世爲時利澤施諸千載而未艾也綯雖老矣猶庶幾及見之紹興六年丙辰季冬望日資政殿大學士亞中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河南王綯題

元城先生南遷往還皆道曲江比得其手帖十餘紙於州人鄧氏迺刻石淸淑堂上適先生曾

孫孝騫自連山來訪出其家藏盡言集十二卷
因命工鏤版置之郡齋淳熙五年戊戌閏月初
吉假守括蒼梁安世謹書

讜論集五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陳次升撰

上語樞密曾布曰朕除陳某諫官廷議何如布
奏皆謂陛下得人上曰尚未肯供職公知眷意
之重受命登對方造膝上遽曰久不聞卿讜論
公再乞避言路上曰朕親擢卿復何辭時姦人
毁擠附忠良欲肆誅戮其事尚秘上亦疑之

因公奏對上顧問近朝廷有何議論公遂奏曰臣聞小人橫議動搖宣仁徽號如臣所聞宣仁保佑聖躬終始無間上竦然曰卿何自知公曰臣職許風聞陛下無問其所從來願勿聽小人銷骨之謗恐傷國體上虧聖德下及無辜上首頷之再其議遂不行故待制劉公器之聞之嘆曰陳當時有德於元祐人深矣瑤華之獄公辨不勝中宮廢位元符末大臣將有建立適判宗濟陽郡王宗景妻亡以妾楊氏爲正室公奏葵丘之會盟誓之戒猶曰無以妾爲妻而宗藩大

臣乃爾其於聖朝甯不爲累論列激切益有諷焉人皆爲公危之哲宗聖明納公之言罷宗景黜楊氏大臣愈忌掖廷亦欲公去乘間抵隙無所不至以論大臣覬望多致濫獄乞罷京城邏者益詆悖卞之奇刻上問大臣覬望者蔡卞奏謂臣等覬望陛下遂貶監南安軍務表謝哲宗親覽論宰執與移近地且將復用而哲宗升遐上皇入繼大統正人彙征公還臺端首論堂陛不嚴內侍不恭凌慢無禮將有不可制之患蔡京姦邪凶險詭譎誕謾有過人者交通貴戚親

昵闒宦任數挾智結連上下呼吸羣小開國家
之大隙是時諫官陳瓘協力彈擊而言及欽聖
已復辟猶預政先以罪去京假壅自若孰不畏
其凶焰公獨毅然極論京嘗為預政之語嚇脅
臺諫此京之罪非瓘之罪也瓘以言為職當承
曲全京窺伺宮禁罪安可赦京始罷黜時遼主
新立聘使往還求為釁端朝廷憂之以公為生
辰初使及境接伴使來公設席用花株使人不
受公亦不撤沿路所至多不遜故事但云今新
主也公一切辨正之到闕先就館賜宴以宰相

李儼作儼詣館力辨用花之禮且曰南朝亦在
亮陰中公曰本朝故事虞主祔廟後百官吉服
惟不聽樂儼曰花樂相胥既不聽樂何故用花
公曰宥閒三年四海遏密八音未聞禁絕花儼
詞屈就席如禮宴歡告公曰道宗皇帝廷試進
士嘗試以南北永敦信誓爲題公曰祖宗盟好
誠貫白日兩朝赤子之福也使還京黨復熾援
自奥中其勢已成未幾遂召公當批駁力莫回
天以寶文閣待制出知潁昌府自京竊國柄累
謫至削籍投荒勒刻名石緣星變宥罪敘復元

宣和元年三月十五日公薨于私第遺稿散失幾半與啟沃密者焚之筍篋所存二百七章今編爲二十卷標曰讜論集蓋取哲宗皇帝聖語也公平生愼密論事人罕知者去國十八年絕口不談時政僕于猶子中最蒙顧盼榻前之語蓋嘗預聞謹序集首以備國史採擇紹興五年五月望日姪右宣教郎知泉州南安縣丞陳

安國序

漢武帝從汲黯直諫不至有輪臺之悔唐德宗從宣公奏議不至有奉天之辱使宋能從陳當

時之議論世道不變而爲宣和矣噫君子小人進退係天下一大氣數是時日將昳矣一木而能支大厦之傾頽乎然爲臣子者忠君愛國之情不能自已元祐君子貶竄殆盡卒不爲小人所害公一言之力也嘗評吾甯南渡以前人物輩出惟端明蔡公及公大節表表多播青史豈非所謂出類拔萃者乎僕與公裔孫希點有舊一日袖其書示教曰此吾祖讜論也盥手莊誦乃知古人視國如家朝廷事少差必形諫疏惜室下萬里不悟也至元二年丙子上元鄉貢進

士甫狀元坊獻可鄭桂敬書

右待制諫議大夫陳公奏議二百七篇總二十卷取哲宗聖語標曰讜論其出處大致公猶子南安丞安國序于編端爲甚詳僕竊悲公之直道不得行而當時國事可爲流涕而長太息也公受知裕陵自外僚召對闕廷遂除臺察泰陵初政繇荊湖持節歸復官如初其前後論列凜有風采屬諸賢相攻力乞補外紹元間既入復出柄國者常遣所密諭意而公執論不渝迨徽廟繼統超公諳籍中再登大坡遂彈曾布劾章

悖攻二蔡章各數十上是以狙輩切齒譁然而攻者不少緩夫何公遭遇三聖之厚而獨不為羣小所容葢一士之譽謗不能勝衆口之狺狺至使一堕擯鄉終不復入修門豈非公之直道不得行而大可悲也歟雖然元祐之初使司馬丞相未即死章蔡未至大用未必局面一變而為紹聖建中之後使元長終于奉祠不復召還公與瑩中志完二三正人在朝亦未必局面再變而為宣和繇是言之豈非當時國事可為流涕而長太息也歟嗚呼小人之得志于一時靡

所不至其詆訾諸子皆指爲姦黨及公論既定向之流落嶺海者皆名香史籍回視前日之小人爲世唾罵曾狗彘之不若又孰榮孰悴孰得孰失哉曾蘇文忠公序田表聖奏議以古直許之公與文忠皆元祐黨人氣節大略相似使文忠及見是編不獨稱之曰遺直當爲擊節三嘆云時泰定甲子新元夏五紫蓋山逸民陳士壯則中再拜手敬書于秋山希黠精舍

李忠定公奏議六十九卷附錄九卷明刊本

卷末有邵武縣丞吳興陸讓校正

一行

石林奏議十五卷 宋開禧刊本 黄蕘圃舊藏

宋葉夢得撰模編

叔祖左丞叕以文學被遇

三朝旋自禁塗寖登二府其獻納論

思告

前陳

之當時載在

國史

使中外

無不言

建

守禦　　盡朝

報廦　　嘗以遺藁

目曰石　　頗多總集不載往往

見者爲之興嘆因鋟木天台郡　廣其傳開

禧丙寅六月旣望姪孫朝奉大夫改差權知台

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借紫簽謹書

葉氏手跋曰石林奏議十五卷直齋書錄解題

載之勝國時吾家菉竹堂陳氏世善堂俱有藏

本逮我

國朝其書漸湮諸大家藏書目均未著錄乾隆

中四庫館開未闕採進世闕傳本之少可知

近時顧澗薲先生爲黃蕘翁百宋一廛賦注紀其行數字數以及跋欵且言汲古閣祕本目有影宋鈔本此較勝之惟惜紙板有剜落處賦語所謂𠷈石林之奏議鬱剝落而生芒也蕘翁宋本書後歸三十五峰園汪氏余昔校刊建康集時附輯紀年一卷每以未獲見公奏議略爲歎未幾汪氏藏書亦散此書爲吾族人雲賭閣所得曾假讀一過惜不及採入紀年略矣按文獻通考載公志㛃集自序稱以家藏奏稾序次爲

十卷是公在日已有手定之本此十五卷者爲第三子㮨所編刊當在福州歸老以後卽因志旄集增輯而成雖南渡以前奏議槪未採入然半生偉略英謨已燦然具備且有足補史事之遺者洵爲考古者不可少之書也雲嚁閣藏此數年欲重梓而無力近聞胡君心耘搜刻祕笈遂介余以歸之胡君欣然錄副流布四方以此原本藏諸名山蓋自開禧鋟板至今閱七百餘年君存若亡而復傳於世亦公之精神蘊結默有呵護其間公自序所云留以遺子孫或有感

勵奮發少能著見者凡在裔姓讀此尙無忘公詒厥之心哉而胡君之樂於表彰先哲遺書自謂與公尤有緣并擬集貲排印其意良可感矣

咸豐五年乙卯春仲裔孫廷琯謹識

案此南宋刊本每葉二十行每行二十五字即百宋一廛賦中所謂脈石林之奏議者也世間有一無二汲古閣秘本書目祗有影抄本四庫所未收也

宋左史呂午公諫草一卷附全州奏劄 舊抄本

宋呂午撰 全州奏劄 呂沆撰 呂午家傳方回撰

呂沆家傳　祭文曹弘齊撰呂嘉貞傳　全州

挽詩　呂鼎貞銘

宋特進左丞相許國公奏議四卷　舊抄本　勞季言舊藏

宋吳潛撰

儀顧堂集有跋

美芹十論一卷　舊抄本

宋辛棄疾撰

國朝諸臣奏議一百五十卷　宋淳祐刊本

宋龍圖閣直學士朝散大夫成都潼川府夔州

利州路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軍府事兼管內

勸農使充成都府路兵馬都鈐轄祥符縣開國
伯食邑九百戶臣趙汝愚編
福國忠定趙公以宗臣帥長樂政成多暇輯我
朝之辭公先正忠言嘉謀稡為一編彙分臚列
冠君道𨺚邊防而以總論脈絡之凡天人之感
通邪正之區別內外之修攘刑賞之懲勸利害
之能行官民兵財之機括禮樂刑政之綱目靡
所不載至蜀書成上之乙覽獎甍律呂之相宣
奎璧光芒之胥映蓋與臯益伊傅之所陳者闕
宇宙同關鍵於以見羣賢之納約自牖知無不

言列聖之大度無我從諫如流者也猗歟休哉忠定侚友古人胸中有全奏議美在其中發於其外砥天棟國雲八荒霖四海其相業之赫賁本諸此聞孫必愿繇常伯拔躍是邦祗承先志思永其傳屬泮宮以繡梓久而未就繡衣使者史季温念其先世同纂輯之勤克相其事郡文學朱貔孫遂鳩攻木之工而畢之使前賢忠愛之盛心炳炳如丹抑亦學爲忠定者也希瀞來此鋟板始畢得遂披閱竊有志焉淳祐庚戌九月既望諸王孫希瀞拜手敬書

古之人臣所以告其君者不可得而詳矣攷之於書臯陶之矢厥謨伊尹之作伊訓傅說之作說命周公之作無逸大抵皆後之諫疏也至於君奭之篇所以告召公者旣歷舉商之諸臣而又曰有若虢叔閎夭有若散宜生大顛有若南宮括併及乎周之賢臣而申言之盖古聖賢之相告相勉者無非以前闢人爲法雖五臣之謀謨不可見以周公之言推之則遺風餘烈尙可想也漢興將相名臣議論務在寬厚意其當時蘭臺石室之所藏金匱玉版之所載一時名臣

奏陳未必不本此書降武宣以後博士議郎備中朝顧問應對者未聞舉一言以告其主宜乎武宣之治不能守高文之舊若魏相條漢興以來賢臣賈誼鼂錯董仲舒所言奏請施行雖曰得國家之大體然考其時濫趙蓋韓楊之誅開金張許史之漸宣帝雖以中興之君而為基禍之主烏在其為條陳故事也惟我國朝渾化懿綱遠接三代小臣不侵竊窺累朝國論則渾厚見於立國之初中正作於慶歷之際矯激起於熙甯之後方其渾厚也如大羹元酒淡乎其味

朱弦疏越純如其音及其中正也則朝陽鳴鳳
而見者歌舞法筵龍象而聞者作興至其矯激
也則大冬嚴霜而松柏不彫驚湍駭浪而巨石
不轉卽諸臣之言以攷一代之治雖醫者用藥
各有不同而參苓烏喙皆足以收藥石之效故
當時公道大行盡言無隱忠言極諫皆萃於朝
流芳簡冊足以垂萬世之宏規逮夫紹聖以後
議論一反一覆鉗天下以一人之口揜天下以
一人之目而祖宗良法美意無復一存夫以先
朝名公鉅卿章疏聯扁累牘未易管窺然要其

大綱則畏天命也法祖宗也恤人言也而或者乃以三不足之說反之遂使小人祖述其說以禍天下始作俑者未嘗不痛恨於荆舒也明鑑之垂前車之戒凡有志於國家者其可捨是而他求哉先正丞相忠定福王趙公汝愚嘗編類國朝名臣奏議開端于閩郡奏書于錦城亦已上徹乙覽淳熙至今踰六十年矣蜀舊鋟木已燬于兵公之孫尚書閣學必愿纘武出填嘗命工刊刻而未就適季溫以臬事攝郡捐金命郡文學掾朱君貔孫繼成之念昔先大父蕭室容受

忠定之知嘗同劉之名流預討論之列今旣遂
尙書之志亦可發揚先祖舊事自茲家藏此書
舉以告君推以治國以復我朱純懿之治猶有
望焉詩云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尙二家臣子拳
拳繼世之忠云淳祐庚戌立秋日朝請大夫權
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兼本路勸農提舉河渠
公事提舉弓手寨兵借紫眉山史季溫百拜謹
跋

趙汝愚乞進皇朝名臣奏議劄子曰臣嘗讀漢
魏相傳見相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以爲古

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臣竊惟自古以來凡有國家者莫不自有一代規模制度其事切於時而易行不必遠尋異世之法故相爲丞相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故事及賢臣賈誼晁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此最明於治體之要者也臣學術淺陋不足仰睎古人萬一然嘗備數三館獲覩秘府四庫所藏及累朝史氏所載忠臣良士便宜章奏論議明切無愧漢儒臣私竊忻慕收拾編綴歷時寖久篋中所藏殆千餘卷而臣識性遲鈍不能強記每究尋

一事首尾則愚雜出於諸家文字紛亂疲於檢
閱自昨蒙恩假守鬪郡輒因政事之暇與數僚
友因事爲目以類分次而去其複重與不合者
猶餘數百卷離爲百餘門始自建隆迄于靖康
推尋歲月粗見本末上可以知時政之得失言
路之通塞下可以備有司之故實史氏之闕遺
然雖廣記備言務存聖代之典若匪芟煩舉要
恐勞乙夜之觀臣欲更於其間擇其至精至要
尤切於治道者每繕寫成十卷即作一次投進
伏望時於閒燕深賜玫詳庶因藥石之規能致

涓塵之益然則臣身雖在嶺海猶如日侍冕旒
之側也幸甚幸甚如蒙聖慈允臣所奏伏乞送
尚書省劄付臣照會施行取進止淳熙十三年
正月一日三省同奉聖旨依
又序曰臣竊惟國家治亂之原係乎言路通塞
而已蓋言路既通則人之邪正事之利害皆得
以其實上聞人君以之用捨廢置罔有不得故
其國無不治言路不通則人之邪正事之利害
皆壅於上聞雖或聞之亦莫得其實人君以之
用捨廢置不得其當故其國無不亂臣嘗以是

歴觀前古上自周秦下及五季相望數千載間或治或亂俱同一轍然則天地之至理古今之常道無易於是矣恭惟我宋藝祖開基累聖嗣業深仁厚澤相傳一道若夫崇建三館增置諫員許給舍以封還責侍從以獻納復唐轉對之制設漢方正之科凡以開廣聰明容受讜直海涵天覆日新月益得人之盛高掩前古逮至王安石爲相務行新法逞威自用而患人之莫已從也於是指老成爲流俗訓公論爲浮言屏棄忠良一時殆盡自是而後諂諛之風盛而朋黨

之禍起矣臣伏覩建隆以來諸臣章奏攻詆
月益最盛於慶歷元祐之際而其弊於熙寧紹
聖之時方其盛也朝廷庶事微有過差則上自
公卿大夫下及郡縣小吏皆得盡言極諫無所
諱忌其論議不已則至於舉國之士咸出死力
而爭之當是時也豈無不利於言者謂其强聒
取名植黨干利期以搖動上心然而聖君賢相
卒善遇而優容之故其治效卓然士以增氣及
其弊也朝廷有大黜陟大政令至無一人敢議
論者縱或有之其言委曲畏避終無以感悟人

主之意而獻諛者遂以爲內外安靜若無一事可言者矣殊不知禍亂之機發於所伏今倘忽言哉臣仰惟陛下天資睿明聖學淵懿顧非羣臣所能仰望而若稽古訓虛受直言二紀于茲積勤不倦嘗命館閣儒臣編類國朝文鑑奏疏百五十六篇猶病其太略茲下 臣既愚且陋復許之盡獻其書萬機餘閒幸賜紬繹推觀慶歷元祐諸臣其詞直其計從而見效如此熙寧紹聖諸臣其言切其人放逐而致禍然則國家之治亂言路之通塞蓋可以鑒矣臣不任惓惓

之誠龍圖閣直學士朝散大夫成都潼川府夔州利州州路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軍府事兼管內勸農使充成都府路兵馬都鈐轄祥符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臣趙汝愚謹上

張氏金吾曰是書除此本外有明會通館活字本謬誤不可枚舉如卷四十六謝泌論宰相樞密接見賓客疏卷六十一傅堯俞再論朱穎士牟允恭疏此本俱存上半篇卷一百廿四蘇轍乞募保甲優等人剩為禁軍疏存首二行呂陶論保甲二弊疏存下半篇卷一百三十三范仲淹

論元昊請和不可許者三大可防者三疏存首
三頁活字本俱刪去猶可曰以其殘闕而去之
最可異者如卷廿六司馬光論任人賞罰要在
至公名體禮數當自抑損疏恩雖至厚而人不
敢妬者何也衆人下此本闕兩頁活字本於衆
人下竟直接傳堯俞上慈聖皇后乞還政疏誠
贊翊保皇帝於藩邸以繼大統卷一百廿四范
純仁乞揀閱保甲疏乞並結盤纏赴闕委殿前
下此本闕兩頁活字本於殿前下竟直接王巖
叟乞免第四等第五等保丁冬教及罷譏內保

甲第二疏釋然放之也不思乎何之不貫不顧文義之隔絕藉非宋本尚存奚從訂正其誤

案此南宋刊本每半葉十一行每行二十三字較之會通館所據缺葉較少當是宋季元初印本卷中有隆慶壬申夏提學副使卻晒理書籍關防朱文長印

歷代名臣奏議三百五十卷 明永樂刊本

明黃淮楊士奇編